

版 權 所 有

退耕菴獨園禪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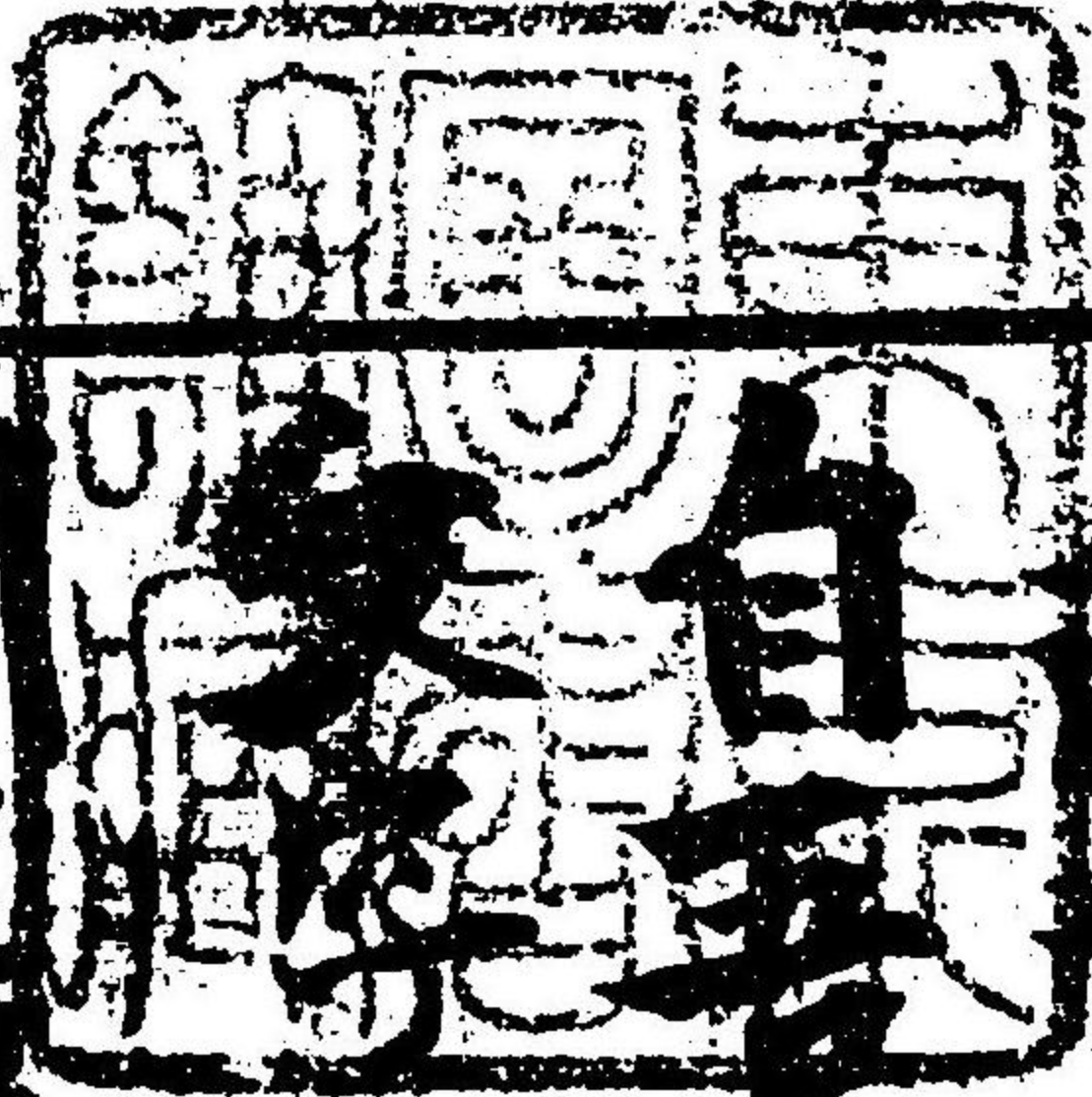
近世禪林僧寶傳

全

京 都

豐光寺藏版

no 25987/23



世世禪林僧寶傳序



自吾初祖菩提達磨以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之宗旨別

開澹門於是續焰聯芳

燈燈相傳化化互照隨唱

捷峻影響常存帝流垂



濕昆遠盈溢三乘生其微而
英傑俊士尊奉玄宗不
敢事文字是以雖其機
緣言行性性足啓發後
學而多不傳于世此誠為
可惜焉至宋景德中

有沙門潘有者始編成傳
燈錄三十卷及普燈續燈
等若干卷續出遞刊
播布遐邇於是表宗祖
祖機緣始昭晰于後世
其在本朝則自

推古天皇之世遠廢遊化
本邦出時機尔漸熟其
後吾二十四流宗祖明庵道
元輩出自自建久安貞間至
應仁及慶長中至公候伯欽
風仰挹名寺巨刹每雨而並

時中外高僧輪次視蒙盛
堅法幢五宗旨者自建久以
來五百餘載世不乏其人
然而未有能輯錄其間諸
賢言行者至延寶中相品
師變者深慨之乃始輯

撰正賢傳燈錄三十卷兩收
幾乎一千餘人誠可謂偉業
矣自是厥後百五十年
餘宗棄出京不振日甚者有
鶴林白隱老出觸正受端
之惡毒遂振起既墜之

宗風其輪下得人亦不少
祖師真風於是再昭昭
于世矣顧其前後所出者
德碩師亦誠不為寡而
其異言奇行至今未有記述
以傳後者可謂闕典矣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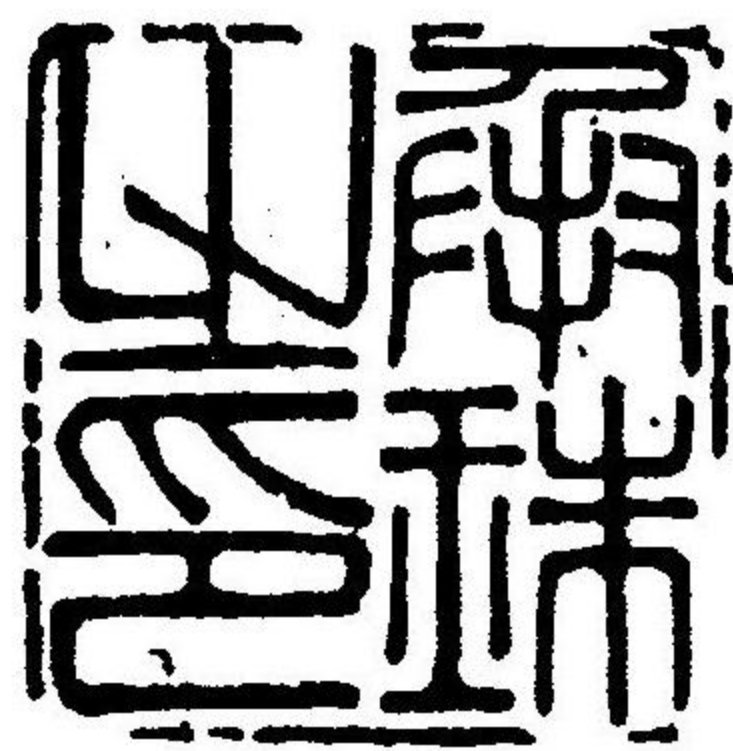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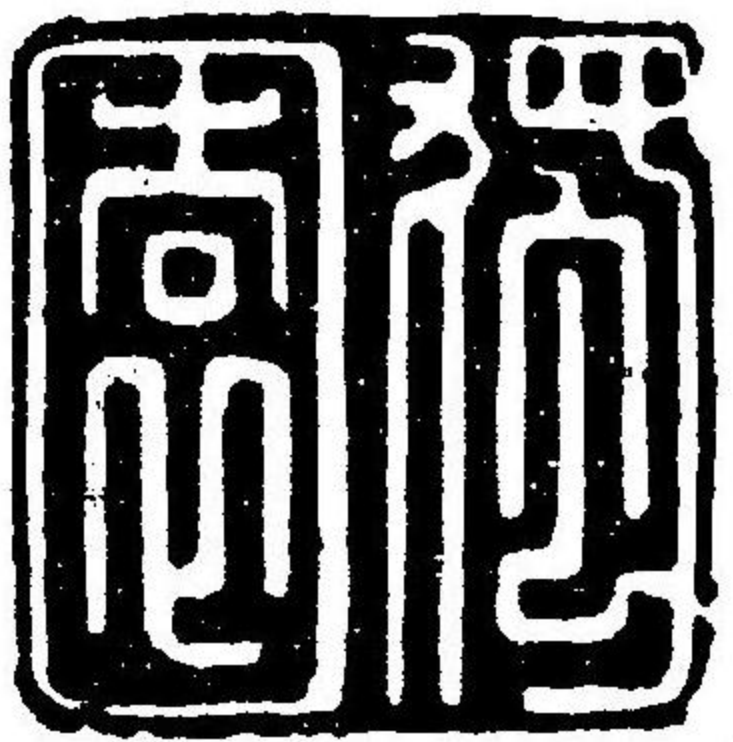
弱冠來京竊不自揆志其
纂輯者久嚮者適回事
在薩州者殆五年幽居多暇
於是始從事於斯然當時
唯尋繹予所暗記平生見
聞隨得叙錄之是以至其

詳備則多不能如意及其後
歸山更就各師本寺歷問
其行事網羅補苴者殆
十年于此所錄幾乎一百餘
人乃忘固陋編次成數卷
號曰近世禪林僧寶傳

焉世之叢林之士偶由斯
編以觀古人行且能矜
式其枯澹生涯則庶乎燈
燧相續宗風永不墜焉
此予編次之微志也如其訛
漏則謹俟後哲補正云爾

明治廿二年六月

相國承天禪寺退耕庵獨園撰



鐵齋櫻史書



凡例五則

一從前輯撰禪林諸傳者多以傳燈為書名且冠以撰時之年號如宋代之景德傳燈錄本朝之延寶傳燈錄是也本書雖蒐錄無難以來諸宗師傳以嗣延寶之錄然只照其人生卒年代略次第之不必規々拘衣鉢之統脈故不敢襲用二錄之名止題曰近世禪林僧寶傳其不冠年号者避

謂之不順也

一無難以來傳燈宗師彬々輩出但其人或殊操履其躅隨隔顯晦此撰雖務期闡發然恐尚有佚於幽潛拾遺補闕之助吾深屬望來者

一諸傳事蹟或據荆棘叢談所載或取諸余記臆或質之于各師本寺斟酌剪裁纔具顛末然其間所欽漏者不一而足即若各

傳中唯存機緣語句而佚享壽臘數等凡不可無者此皆係歷多方搜檢而竟不可端倪者雖極知其失體然姑存以備傳數讀者諒旃

一諸宗師中或有敕賜謚號徽稱或有否者參差不均本書署題一切揭以某和尚不唯避分別之繁蓋以人々所通知者稱之極易檢尋也若其 敕賜號稱則固既登

載傳文中非敢略之也

一緇林外修禪者古來寔繁有徒苟分傳燈脈者雖非名流亦可傳其人故今倣前輩居士傳等例錄其最可傳者若干人以附于僧寶之後云

一初余蒐輯諸傳隨得隨錄如第三則所言是以其體裁行文等種種不同素欲手加刪訂俾歸畫一顧法務大劇弗暇操觚於

是囑所識京儒灌園石津氏自諸宗師原語成文外凡係撰者記述者字梳句櫛潤色之略一貫全書通體焉而其整次校讐以下至授梓製本凡百之役則宗海全信及指月居士皆拮据周旋之乃成就吾著撰者實爲氏與三子之力其勞不可湮沒因附記于此

撰者識

近世禪林僧寶傳目錄

卷之上

- 武藏至道庵無難和尚傳 信濃正受庵慧端和尚傳
- 駿河松蔭寺白隱和尚傳 陸奧高乾寺月船和尚傳
- 日向大光寺古月和尚傳 駿河松蔭寺遂翁和尚傳
- 伊豆龍澤寺東嶺和尚傳 參河華嶽寺良哉和尚傳
- 武藏麟祥院峩山和尚傳 出雲永德寺葦津和尚傳
- 山城鹿王院靈源和尚傳 甲斐 快巖和尚傳
- 備中寶福寺大休和尚傳 出雲天倫寺圓桂和尚傳
- 遠江勝光寺環溪和尚傳 遠江廣嚴寺悟庵和尚傳

豐前自性寺提洲和尚傳
日向龍谷寺滄海和尚傳
豐後月桂寺大同和尚傳
播磨大梵寺頑極和尚傳
信濃圓覺寺劫運和尚傳
武藏長德寺龍派和尚傳
美濃天澤庵隱山和尚傳

卷之中

伊豫龍潭寺行應和尚傳
相摸圓覺寺誠拙和尚傳

周防常榮寺天猊和尚傳
山城海福寺斯經和尚傳
信濃龍翔寺層巖和尚傳
筑後
長堂和尚傳
丹波龍雲寺愚庵和尚傳
甲斐東光寺天涯和尚傳

美濃大勝寺耕隱和尚傳
美濃慈恩寺棠林和尚傳
尾張輝東庵顧鑑和尚傳
相摸建長寺通玄和尚傳
讚岐玄要寺綾河和尚傳
相摸建長寺真淨和尚傳
相摸圓覺寺清蔭和尚傳
武藏長德寺海門和尚傳
山城鹿王院泊船和尚傳
伊豆樹林寺象匏和尚傳

備中寶福寺妙峯和尚傳
美濃大仙寺雪關和尚傳
筑前聖福寺仙崖和尚傳
豐前靜泰院蘭山和尚傳
相摸建長寺湛堂和尚傳
相摸建長寺願翁和尚傳
相摸圓覺寺淡海和尚傳
阿波興源寺玉澗和尚傳
阿波慈光寺春叢和尚傳
山城南禪寺大觀和尚傳

阿波慈光寺陽關和尚傳 遠江方廣寺龍水和尚傳
相摸圓覺寺東海和尚傳 備前國清寺月珊和尚傳
相摸廣園寺巨海和尚傳 美濃正眼寺雪潭和尚傳
備前曹源寺儀山和尚傳 山城心華院大拙和尚傳
下野東光寺通應和尚傳 駿河蓮光寺妙喜和尚傳
長門常榮寺性堂和尚傳 山城建仁寺高峯和尚傳
長門常榮寺諦洲和尚傳 駿河臨濟寺海山和尚傳

卷之下

肥後見性寺蘇山和尚傳 山城相國寺梅莊和尚傳
伊豫大隆寺晦巖和尚傳 備後大平寺曠翁和尚傳

阿波見性寺大震和尚傳 備後龍福寺春應和尚傳
美濃龍福寺萬寧和尚傳 丹後東山寺天猷和尚傳
山城東福寺海州和尚傳 相摸建長寺拙堂和尚傳
美濃東禪寺蓬洲和尚傳 美濃天喜寺伊山和尚傳
參河天恩寺石應和尚傳 飛驒兩全寺盤谷和尚傳
山城正圓寺雪航和尚傳 伊豆龍澤寺星定和尚傳
備前曹源寺寶船和尚傳 但馬光福寺越溪和尚傳
山城鹿王院義堂和尚傳 筑後梅林寺羅山和尚傳
駿河長福寺白翁和尚傳 山城妙心寺薩門和尚傳
筑後大生寺惟菴和尚傳 讚岐玄要寺馬應和尚傳

豐後陽見寺鼎宗和尚傳

讚岐法泉寺綾洲和尚傳

筑前聖福寺愚溪和尚傳

大和達磨寺長沙和尚傳

備前曹源寺大丘和尚傳

美濃正眼寺泰龍和尚傳

伊豫 超首座傳

脫首座傳

山城興聖寺關棟和尚傳

山城玉龍菴天真和尚傳

信濃龍門寺迦陵和尚傳

比丘尼

駿河 惠昌尼傳

播磨不徹菴宜詳尼傳

山城西來寺見泥尼傳

河內水月菴智教尼傳

河內水月菴純圓尼傳

優婆塞

駿河山梨了徹居士傳

駿河阪自洞居士傳

駿河古郡兼通居士傳

攝津春日願居士傳

紀伊伊達自得居士傳

土佐奧宮慥齋居士傳

武藏山岡鐵舟居士傳

優婆夷

駿河阿察婆傳

駿河原驛婆子傳

駿河杉山政女傳

駿河茶店婆傳

山城河內歌女傳

近世禪林僧寶傳卷之上

近世禪林僧寶傳卷之上

退耕庵主獨園撰

至道菴無難和尚傳

師諱無難。字至道。嗣愚堂國師。澧州關原驛三輪日或

相氏。幼達草書。鄉人呼為假名書童子。資性篤敬。

內含穎利之才。歲及志學。隨父遊于洛陽浪華之間。

觀世變遷。早悟無常。苦空及無我理。竊慕教外別傳

之旨。家無繼嗣。不果出家。本志遂受父祖之業。司驛

事。于時大仙愚堂國師往來京師之次。師請于家。生



近世禪林僧寶傳卷之上

難遣思。親問禪要。國師見師純素朴直。示以本來無一物句。師於是大生疑團。潛參密究。殆忘寢食。國師往來必過師家。數加鞭勵。師一日緇錢貫索。失手多回。功不成用。國師熟見竊語。三三子曰。參禪若到這箇田地。見性何慮之有。後果透徹心源。國師便付劫外號。其辭曰。三輪道時居士者。濃陽關原人也。曾見諸禪師。扣問大事。久而無入處。退而自參。自竊久矣。一夕忽如夢醒。疑情頓破。今也就余請別號。字之曰劫外。仍賦小偈一篇。祝遠大云。爾造化何曾論功用。無根樹上著花新。非紅非白呈祥瑞。未必人間有。

此春。從是國師以惡癖手痛。施向上鉗鎚。師思脫塵累。誓盡餘蘊。順逆用處。常求其便。國師一日應侯伯之請。趣武陵次。因過師家。偶逢師不在。家人謂國師曰。家主比來嗜酒過度。上下日疎動。欲離散。願和尚大慈大悲。痛加方便。國師應諾。便設酒樽於席上。待之。夜深有扣門者。家人曰。斯卽是願見其作處。國師窺之。當師跨門醉狂。惡發怒罵男女。譴責上下。一席之衆見聞皆厭。國師便出曰。家主好在耶。老僧待久矣。師見驚曰。和尚何得恁麼。便延國師請于上席。禮拜。國師曰。老僧這回因事遠往。茲設樽酒。欲盡永訣。

之情可哉。師笑曰：深荷洪恩。國師便命家人設宴。賜師于滿杯酒。師飲。頂受之。國師壯色曰：吾聞汝嗜酒過度。動失人之情。老僧今夜許汝沉醉。汝若有丈夫之志氣。乞盡末後之醉。向後無再爲師誓。首曰：是弟子之所願。老和尚莫忘此語。國師大笑。終夜清話。不覺至曉。及國師促駕。師卒出相送數里。國師見師。心家遠隨。告之曰：汝可歸去。恐驚家族。師曰：我有繼嗣。豈足慮家。師不備行裝。不貯衣資。驛驛護駕。戀戀隨行。國師數諭不顧家鄉。遂到江府正燈新寺。卽日裁髻。洗淨鬚髮。自蹲國師之前。曰：我久求便。幸脫塵累。

出家時至。願垂哀度。國師笑令得度。名以無難。從是奉侍國師左右。晨參暮請。一日透得至道無難之語。徹見趙州雪竇二大老。用處依是。國師又授至道庵主之號。并平生所持拂子。以顯別有生涯。頌曰：璨祖自曾著信心。詞花言葉盛叢林。那邊何用弄文筆。寂寂寥寥互古今。又曰：三祖著銘呼信心。唯嫌揀擇古猶今。渠儂行底與他異。山是自高海自深。于時慶安二年。師歲四十有七矣。後來遍扣諸方門庭。搜索禪味。或遁山林。韜德養道。其辛鍊苦修。最時輩之所不及也。昔東陽和尚久侍雪江禪師。商畧夾山百則公。

案其所記寫之正本。相傳至愚堂國師。國師久藏。中翫味不止。晚見師有過量之機。密付囑之。師禮送去。住武陵麻布東北庵。在櫻田百姓町。後改東北寺。自稱至道庵主。羽州米澤大守上杉氏。濃州加納太守安藤氏。同新加納主坪內某甲等。皆執弟子之禮。師庵中。不拘繩墨。不貯衣具。門庭峭峻。宗風孤危。衲子望崖而退。師性不通方。莫與時合。不假文章。不拘繩墨。一生廉謹。不求榮名。言行簡直。自有上古之風。愚堂在世時。曾愛師見識超卓。呼以無難和尚。從是時人尊為通稱。執政大久保加賀守忠朝家有靈崇。法祈神禳。雖

盡其術。世遭災夭。忠朝聞師德望。拜請乞救。師即於白紙上大點黑餅與之。靈崇即息矣。依之大相國源綱吉公侍局貞松院禮師為尼。并大夫人淨光院侍女及女官相傳受師教化者。不勝數。江州朽木京極修理大夫依貞松院長元尼公之勸諭。請宰邑普門寺晨昏問道。尼公長元。字心操。本出京極氏之門。依之頗諭先君兼給鄉黨親屬敬悲。二母住不幾。又歸東北。上杉氏息女投師為尼。受松嶺庵之名。後創興禪寺。請師化導。攝待尼眾。寬文末年。參學諸士相地於澁谷鄉。再創建禪河山東北寺。講為開山始祖。師好朴古。不欲主之。便舉正受端首座。端

又遁信陽時有愚堂國師末後弟子慧水首座者。潛
隱久在府內三田。師招之。代爲第一世。後嗣全體道
號洞天三住
心妙師則居別院。以至道庵主自稱。延寶二年春移。至
道庵於小石川。居三年。令工巧彫刻肖像。并以平生
所持拄杖竹篋法衣鐵鉢及國師所傳拂子。留在庵
門。令弟子丹瑞守護。同四年丙辰八月十九日。無病
蛻然坐脫。世壽七十四。法臘若干歲。弟子等奉師全
身。葬東北寺。親受印記。傳師正眼者。但正受道鏡端
禪師一人而已。次有四庵主。各受密記。隨分主化。所
謂祥山丹瑞庵主。至道世光應一外庵主。住谷中。岳融

圓徹庵主。居極樂水庵明通清鑑庵主。至道庵側。結小室居。是也。其
外僧尼士女之親。受師誨勵入道者。不可勝數。

正受菴慧端和尚傳

師信州飯山侯松平遠州諱某。庚子也。年十九。投在
戶麻布東北菴。無難禪師薙髮。隨從歲久。且夕參尋。
不懈。竟究蘊奧。後往東奧。參虎哉。一源等諸老。數年。
復歸在戶。再謁難公。難公意欲令師繼其法席。良囑
之。師辭曰。弟子不德。不堪住都下之院。專欲隱山林。
以養道體。難公不許。師固辭歸于信。遂就樽澤幽
處。誅茅結正受菴。示衆曰。夫正念工夫之端。始末

入者。切須見真正導師決定願心。既得決定去。十二時中四威儀之間。須以正念工夫不打失爲第一。不見大慧禪師曰。那時是打失處。那時是不打失處。於一切處如是點檢焉。此是從上諸聖正念工夫親切樣子。乃萬古不易之正修也。佛法中雖醜陋卑賤之小女。而正念工夫無間斷者。爲精進堅固有力大人。設令有七尺身材。而逞身子滿慈智辯。無正念工夫者。名爲臭爛膨壞死人。汝等切莫容易去。寔難保難持者。正念工夫大事也。澆季弊風。人人惟名利心熾。雖間有現道相者。而正念工夫決定之人。則實難得。

矣。况求正念工夫相續不斷之人乎。老僧十三歲時。始信有此事。十六歲打破娘生面目。十九歲出家。隨從無難禪師。觸他毒手者幾乎十餘年矣。却後遁居此山。今既向七十。中間四十年。拋下萬事。杜絕世緣。專一護持將來。茲五六年來。纔覺得正念工夫真箇相續。若其追從檀那諂媚施主。希望名利。貪求財穀。而欲到佛祖境界者。寔可笑而已。佛成道拈香曰。六載凝神窮苦身。凡愚不識解心真。明星見了有何事。亘古流今累幾人。其盡巧勞心設化城。六年端坐不輕輕。後來莫認總閑事。今古明星輝五更。其其達磨。

忌曰。千古儼然相未泯。威風凜凜祖師神。誰言隻履
歸西去。霜染楓林面目新。其隻履西歸。幾許年。諸方
風色暗寥然。玄冥霜後楓林曉。處處爭朱一樣天。其
享保辛丑十月六日平旦。跌坐書遺偈曰。末後一句。
至急難道言無言言。不道不道。擲筆呵呵大笑而化。
世壽八十。法臘六十二。弟子宗格奉全身。葬於正受
庵側。後至寶曆己卯二月。鵠林老漢昇師法位於妙
心第一座。號道鏡慧端禪師。

松蔭寺白隱和尚傳

師諱慧鶴。字白隱。一字鵠林。駿州駿東郡原驛人。俗

姓杉山氏。鈴木三郎重家之遠裔也。師幼穎異勇敢。
觸事不沮。甫十五。拜單嶺傳公落髮受戒。單嶺資性
大度。有越格量。剝除師髮了。打師脊一下曰。梵儀可
正守。道了。便授法名。德源寺東芳。以偈祝曰。善哉真
出家。悲喜佛與魔。若欲成斯道。莫忘三願摩。師誓曰。
若不獲肉身而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底之力。設死不
休。無幾侍息道于沼津大聖。二十歲抵濃州檜木瑞
雲。從事馬翁。時方曠書。登堂覩之。則內外典籍積堆
架上。師進禮拜祝曰。儒佛老莊諸家之道。我當以何
爲師。護法天龍。願示我正路。瞑目默禱。任手把着得。

一小冊名禪關策進。頂受披之。卽攜着引錘自刺之。章其首書曰。昔慈明在汾陽時。與大愚瑯琊等六七人結伴參究。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明獨通宵坐不睡。自責曰。古人刻苦。光明必盛大。我又何人。生無益于時。死不知于人。於理有何益。卽引錘自刺其股。師聞至此。發宿習智。生決定心。以策進爲日進之銘。明年春。辭瑞雲。依南禪于洞戶保福。度夏。秋辭保福。謁萬休于靈松。復去。依大巧于伊自良。東光坐臘二十三年。抵備後福山。正壽終。正宗讚會。而結伴東還。行參狗子佛性話。路過備前岡山城。同友爭語城池壯麗。

風土勝概。師獨謂我道未成。何暇事此遊觀。眼目不視。次入播州。宿一山寺。見溪流有感。詠曰。山下有流水。滾滾無止時。禪心若如是。見性豈其遲。辭而上途。一友有病。師爲之代負其擔包。一友又囑曰。我太困矣。公肥壯多力。盍扶我。師不忤。乃合三包于搭起。略無難色。私念曰。願依此微善力。速遂見性。素願以杖卓著。步步參詳。無一字。行至兵庫。買舟。一船人皆對月談笑。而師則卸包子。憇息甘眠。及一覺開目。則船方在津口。遽問舟師曰。猶未解纜耶。或泊中途耶。舟師罵曰。咄箇瞌睡漢。昨夜同發兵庫者。凡十艘。忽遭此。

風。往往皆覆沒。我船幸獨得全。其漂蕩中。一船盡情
祈神念佛。我亦斷髻誓海神。危險不可言焉。而子獨
偃臥不動。鼻息齁齁。我經海上多年。未曾見如子。膺
大臭禿奴也。師聞之。始知前厄。驚起視之。衆皆以巾
抹額。面色如土。相枕藉而臥。呻吟未已。嘔吐狼藉。師
卽合掌曰。賴諸聖擁護。獨免此患難。後以此事語徒
弟曰。陰德陽報。果不誣也。汝等幸勿惰於苦行。年二
十四。抵越後高田。其巖聽性徹和尚講人天眼目。寺
後有先侯墳廟。師每講餘。必坐于茲。日夜研究。動廢
寢食。自是臨筵聽講。聲不入耳。登堂受食物。不遮眼。

見人如陽焰。浮。願身如在雲中。譬如水晶世界。森羅
萬象。皆咸明徹。都無一點瑕翳。尚奮起精神。不著所
現境界。單單提持。如荷重擔。而登峻嶺。十二時中。四
威儀間。本參話頭之外。更不雜異念。經十餘日。一夜
恍然達曉。乍聞遠寺鐘聲。微音纔入耳。則徹底剝落。
根塵恰如擊浩鐘於耳側。豁然大悟。卽大叫曰。巖頭
和尚。萬福。現在在。現在在。徑走見性徹。呈所見。徹機
語不俊。師與一掌。便出。由是大負擔所見。竝吞諸方。
自思。三百年來。未有如余痛快了徹者。時有一僧。各
曰宗格。面目嚴冷。願視非凡。人皆錯爲瞻大輩。師

異之。又聞其言多妙詮。因與之討論宗旨。格曰。公誠超卓也。只可惜有到有未到。公若見吾老漢。必有可觀事。師叩其人何如。格曰。我本信陽人。州之飯山僻邑。有一庵主。名曰正受。端首座。愚堂之孫。而至道庵主手度子也。專提吾宗向上。一著我觸。佗毒手多年矣。師聞之。欲徑適見之。格曰。我亦思公器識堪受。他錯。然庵主門風。只要真正。種草尤惡。多衆鬧熱。必莫伴人。師乃待散筵。單身與格俱抵飯山。先是師自恃得道甚易。格洞察其貢高。因誡曰。且須看傳燈錄中諸祖行實。師試閱初祖傳。讀至曰。七歲出家。得道尚

待般若多羅二十年。而盡其蘊奧。乃惕然猛省。慢心稍減。發增進智。至是師隨格至正受庵。始見主翁。呈所解一篇。翁左手握偈曰。這箇是汝學得底。展右手曰。那箇是見得底。師曰。若有見得底。可呈。須吐却。便作嘔吐聲。翁授曰。趙州無字。作麼生會。師曰。趙州無向何處著手脚。翁以指抑師鼻頭曰。嗟。多少著手脚了。師於是通身汗流。慢幢倒了。一日出分衛。立家門。家婆曰。過別處去。師恍然立。婆怒拈大竹帚曰。此漢道去。尚在此踟躕耶。便打。師釋然領悟。古人旨。從前挾手脚不得底。荷葉團團頌。疎山壽塔。因緣。南泉遷

著者

中里小山

六

化話其餘難透深旨。一時皆現前。欣然還來。將入門。闔翁迎見。輒贊曰。汝已徹矣。師侍翁左右。刻苦精勵。者八閱月餘。竟至蘊奧。年二十九。是春值單嶺先師。忌齋。消炷拜曰。日域真丹。及月支。東風吹轉。百花枝。眼前多少好春色。盡是先師醜面皮。是歲抵勢陽。建國。預義海和尚。虛堂錄會。又聞若之鐵堂久參石院。別有長處。往侍鐵堂于圓照。夏終。辭之。往河之法雲。謁慧極。享保元年。師年三十三。諸檀謀於同門尊宿。及清見和尚。便以正月十日單嶺先師忌齋。強整入院之儀。此時松蔭頽廢。不可言。上漏下濕。室如懸磬。

至堂中。用屐執事。有一老僕。拾薪採菓。僅供晨昏。一僧來侍。每日乞食助給。師一日見其僧面色憔悴。感歎曰。嗟呼。吾子爲我勞。一至此。顧堂中無一物可酬。奈之何。乃爲之特講授大慧書。明年轉位於花園第一座。禪客二十人。結伴乞掛錫。師固辭不許。衆皆排列庭下。切請數日。師不獲已許之。便講大慧書。惠山退耕鐘山和尚三之良哉來參。五十六歲。提唱虛堂錄。闔衆四百餘。龍潭通爲首座。安養澤爲副貳。三之哉爲一位。豐後之譯來參。挑隆共在會。師開卷示衆曰。欲會息耕雜毒海。參疎山壽塔因緣。可憐十刹斷。

質索擲著一錢打兩錢。乃曰。我雖是禪門宗師之糟粕。若有破叢林。放蕩不羈後生。加嚴責痛棒。執事者照顧著。從是道價冠于天下。江湖飽參銅頭鐵額。駢集于東西三四里間。山林樹下。為庵居修禪場。六十一歲赴甲之自得維摩會。請一眾三百餘。忠譯司事。開卷兼佛誕生偈。白庵羅園裡曰。流傳毒鼓倒懸。破性天。三昧現前真解脫。一花點發大千圓。六十七歲。應請于備之岡山少林。講川老金剛經。次到井山寶福。講四部錄。歸路過平安城館。世繼氏池大雅來參。及度大橋比女。尋復登華園。講碧巖錄于養源寶鏡。

大雅堂呈講林偈
耳豈得聞隻手響
耳能沒了尚存心
心能沒了尚難得
却識師恩不識深
右宮岡鐵齋聞之
貞亮而告者云

光照兩公主。洎皇女清淨光院。潛儀臨會。葉室一位。冷泉黃門陪侍之。六十九歲赴甲府能成。請提唱人天眼目。一眾三百餘。會中特分開五家宗要。令學者參詳。會畢。赴東光講演毒語心經。此會修正受老人三十三回忌齋。便自描老人頂相。以香語當贊曰。掀倒天源一滴流。飯山深處使人愁。嫉焰如火懶拈出。留與兒孫結寇讎。七十一歲赴龍津維摩會。請大檀越松平防州侯。日臨聽法。敬信殊篤。明年春。在松蔭講楞嚴經。有開筵示眾。夏四月。州之高林。設大應國師四百五十年忌齋。請師拈香併評唱國師語錄。合

衆二百餘。拈香曰。舉大應國師虛堂忌拈香曰。建長與這老和尚相隨多年。面面相覩。眼眼相照。所以一年一度。燒一炷香。點一甕茶。不作楊岐女人拜。蘿蔔從來出鎮州。伏惟祖師正好供養。血滴滴地。唯恨露柱掉頭不悅。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七十六歲。應請於龍澤新道場。講息耕錄。會普說。兼成開山之儀。衆一百餘。箱根山金剛王院。隆山大和尚發帑賑濟一會。八十歲。舉大應錄。顯揚東海。日多遠大。懸記清衆七百餘。大乘龍津菩提樹。大蟲及葦津圓慈慧牧等。俱執內外之事。清規森嚴。道行

之盛。不多讓古焉。師年八十四。優遊河西。大乘由井常圓。或三日。或五日。隨其心所欲。以行法施。其在常圓。勞倦劇甚。一僧勸師曰。宜暫輟法施。以自保。師弗肯曰。如道俗之飢。何。十一月。還松蔭。衰病愈篤。十二月初六。冬雷震于松蔭。一衆悚然。七日。醫古郡氏來診師脈。曰。脈微無大異。師呵曰。吾死將不出三日。而猶不知其兆。豈可謂之良醫。古郡但俛首。山梨翁過訪。與之對局手談。一兩著而休。十日。在臥褥。召徒弟遂翁。委囑後事。十一日。曉。泰然眠臥。俄而大叫一聲。右脇而化。十五日。津送。以疾風暴雨不能赴火臺。翌

明治十六年今
上皇帝賜謚曰正
宗國師

日乃火浴。獲設利無算。遐邇雲集。因分塔于三處。遺
弟能嗣法者。為夫龍松東嶺慈遜翁。盧東巖元。白衣
執弟子禮者。不知其幾何。法幢之盛。前古所希觀。五
百年間出之言。洵不虛也。後櫻町天皇特加褒章。
賜謚曰神機獨妙禪師。時明和六年己丑六月八日
也。有語錄十卷。名曰荊叢毒藥。自餘槐安國語。闡提
記聞。息耕錄。開筵普說。寒林貽寶。寶鑑貽照。及假名
法語等若干卷。多行于世。

高乾寺月船和尚傳

師諱禪慧。字月船。奧州田村郡小野村人也。幼投高

乾院北禪濟老。落髮受具。既長。游歷四方。嗣法東溪
門公。後住高乾院者十年許。去寓武州永田東輝庵。
自是深自韜晦。混迹村民。凡里中子弟之可教者。文
藝道學。各因其志尚而導之。使其不知不識。歸依佛
法。於是江湖雲衲。欽慕其德。陸續四集。庵中不可復
居。則於其隣近三四里間。借民屋牛舍等。日夜參究
焉。物先誠拙等。即其巨擘也。師在東輝者凡三十四
年。天明改元六月十二日。安然而化。世壽八十。

大光寺古月和尚傳

師諱禪材。字古月。俗姓金丸。初日向那珂郡佐賀利

邑瀨川氏夫妻歸故文殊菩薩。祈生男。其婦一夜夢有童子與美玉而嚙之。已而有身。寬文七年九月果生男。卽師也。七歲詣同邑瑞光院習學梵唄。父母一日造詣松巖寺棟一道觀。一道禮容肅雍。大歸依之。乃令師事一道。師幼而嬉戲異群兒。十歲自求出家。因託一道剃髮染衣。後一日讀楞嚴經。至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媯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大感激。乃跪拜佛前祈誓曰。唯願我盡形壽。不改初志。堅持佛戒。不敢違犯。願慈悲哀愍攝受。年二十三。聞阿之慈光寺湛梁巖爐韞最。

熾徑往受陶鑄。一日巖命作禪燈偈。偈曰。光明照破盡乾坤。這裡何人著議論。四七二三直吹滅。今來古往暗昏昏。巖一見稱善。師不自是。竊嘆曰。高峯妙禪師。自立死限。究明已事。我思古人爲大法故。頭目髓腦。捨而不惜。我何人敢愛斯身。制了。往豐後多福寺見悅賢巖。日夜參究。不進寧處。二十七歲省本師及父母。復往多福寺。寢食共恣。脇不著席者數年。三十歲黃蘗山佞千獸開三壇戒會。以授四衆。此時師乃登壇得戒圓具。三十四歲應紀之禪林寺柏大洞。請講楞嚴經。一會徒衆諮決疑義。師爲之剖析靡遺。

三十七歲復應紀之禪林寺柏大洞講。評唱碧巖集。解制後寓同州海藏寺。偶見他書云寫大般若經六百卷。功既終。深諦信般若甚深旨。自發書寫願。三十八歲法兄英山馳使責師以不提挈先師遺綱而徒跡。師不得已歸大光寺主補局。再建山門。重新禪航。庵竭力經營者幾乎四五年。百廢具舉。四十一歲承島津惟久公命。視篆于大光寺。尋新結一庵。號知又軒。以爲終焉之所。四十三歲值檀越宗恕居士一百年諱。設大齋會。評唱金剛經。以修冥福。四十四歲始就書寫大般若經業。得助筆三十人。越二年畢功。師

又有求大藏經志而未果。會有妙句尼爲亡夫助此願。諸檀亦喜捨淨財若干。已而全藏六十函。及傅大士二童之像。具備附載華舶。至日向尼請造經藏。師不肯。及懇請不已。乃從之。有傅大士開光偈曰。忘却率佗宮裡樂。雙林樹下坐高臺。匪唯古佛襲身影。無數天龍擁護來。五十二歲稍爲退居之計。惟久公聞之以廩米五十石。山林若干。寄附其知又軒。明年師講梵網戒經。普諭士庶。聽衆日加。往往有悔過改業。罷漁獵者。五十四歲竟退居。知又軒而不許女人入門。明年應備之鳳源寺。請結制。令秦愚極講梵網戒。

經師主參禪而已。清衆三百餘員。又應甲之慧林寺。請冬制講圓覺經。清衆四百餘員。會終赴于江府。謁惟久公。公迎宿於別館。厚加待遇。師歸。延岡侯遣使請師。師峻拒不從也。是歲有惟久公命。重修斥知又軒。十一月落成。時有一百餘衆同慶之。師有偈曰。時人知又否。松徑遶禪關。茅屋三間窄。神光萬境閑。朝曦晴浴浪。烟靄暮纏山。何管非和是。偶諧自解顏。公改軒爲寺。新建僧堂。其餘殿堂廊廡稍備。山號天壽寺。稱自得以師爲開祖。叢規整嚴。全依大檀越之外護也。後三年八月。寺遭回祿。諸堂灰燼。所存者唯僧

堂。未幾諸宇咸復興。更勝於舊觀。亦依外護力也。已而師自用衣鉢餘資。構小室於天壽山。扁曰骨清堂。隱退于此。時年六十七矣。令弟子禪興董自得席。有退隱偈曰。三十年來立化城。點過寶所接群情。累思寂室好言語。死在巖根骨亦清。七十三歲創建自得寺。山門先是惟久公逝。號自得寺殿。至是嗣子忠就奉先公遺命。爲喜捨淨財并良材。是時筑後久留米。有馬賴徃侯亦禮師。有興建一寺以師爲開山之意。使朝日寺主敦請師。師笑曰。命在且暮。何恃敢奉命乎。寺主曰。師如不諾。余不敢反。屢請不已。師乃強從。

之。七十八歲。是歲正月始往久留米。從者十餘人。及入久留米界。遐邇男女老幼。競走拜瞻者塞途。邑吏及官吏護之。師深厭之。臨城市。則道俗迎于郊。導到梅林寺而館焉。大夫及有司來謁見。賴徃侯亦或入寺聽法。或迎師于城中展待。親給菜具。師在梅林寺說法三旬餘。侯命有司備四供養。清衆二百餘員。士庶翕然嚮化者。不可勝計。二月廿五日。到十三部相地。定寺基。山曰慈雲。寺曰福聚。有偈曰。祇林繁衍。慈雲濕福。聚無量。鎮國家。插草先看萬年兆。松間競發白桃花。祈禱終而給嘉膳。忽有甘露降。師膳者三滴。

結成小顆。其色如鉛錫。有司取獻于侯。侯以爲師高德之所感焉。侯命匠工寫殿堂圖。命畫工寫師容貌。師將歸。侯厚贈之。從者等皆與焉。大夫及有司來別謝。誨旣發梅林。有司送之於寺。於郊者步騎相接。咸盡敬禮而別。師旣歸。侯使小臣於日州。厚貺不絕。師亦屢馳使僧於久留米。侯引見使僧親詢安否。畢賜饌于梅林亭。加以驢儀。侯又使裱褙師壽像二幅。置一於自得寺。一於福聚寺。命師自讚。八十二歲。應薩州大龍寺。請使真翠巖代講臨濟錄。師唯主參禪。清衆二百五十員。八十三歲。應志布子大慈寺。請二十

日間法施。預修開山佛智大通禪師四百年講。已而歸骨清堂。時福聚寺經營略成。是歲十月。師到梅林寺。侯厚待如前日。侯又定福聚寺寺祿。爲二百五十石。テツカラ手自取印書授師。其餘莊嚴器物。悉寄附焉。十二月三日。師奉侯命入寺開堂演法。咸依古例。侯族有馬右膳代侯門迎。官吏臨監。厨吏營辦齋食。諸山來賀。侯以使贈昆布十把。方金三顆。爾後凡百循叢規。八十四歲。應長州長府侯請。乃與鱗滔天梅林住持乎伴。詣太宰府天滿宮。自小倉渡海入長府。藩主及有司郊迎。到日賴寺。住持園梁雲。屈尊爲侍者。贊佐化

儀。法施一七日而歸。再經太宰府。講得聖廟一小石。以反爲福聚寺鎮守。師用衣鉢餘資。構小室於山內。扁曰濟松軒。有偶作偈曰。溪山松老幾千株。茅屋扁題稱祇呼。四顧眼青蒲席外。休論境致說之乎。有馬家曾獲暹羅國所造釋迦迦葉阿難三古像。以爲福聚寺本尊。安坐供養。師有偈曰。西天此土現金容。猗化二尊振正宗。不用兔毫點雙眼。薰風吹起萬年松。造建僧堂。扁曰選佛場。鱗滔天再建化龍閣。旣落請師三日說法。八月。往日州。修先侯自得寺殿十三回。諱。師竊以謂。當葬臭骨於此地。忠就侯亦有投轄之

意時賴僮侯在江府。遙察薩侯留師之情。命國老令迎師。師顧念其禮厚信深。不得已告別而歸。妙心寺馳使僧勸請於師。視篆妙心。賴僮侯亦勸之。師謝曰。德薄躬衰。豈願費千金莊嚴臭骨乎。吾寺以黑衣爲主。是余之所希也。竟不從。翌年二月。歸福聚寺。點眼。韋馱尊天。偈曰。金剛寶杵攘災障。尉庫康寧轉二輪。匪啻三洲要護法。國家永鎮幾千春。四月上流示微恙。一日率執事及侍者登東丘。以杖畫地曰。嶮巖已逼。餘暉無幾。埋我於此。銘塔曰。寂照若或分骨于自得。亦可也。大夫聞之。命醫診之。告師病狀於日州及

江府。師一日謂侍者曰。我病不復起。服藥無益。大夫聞之。勸藥。師不敢拒。侯既發。江府在途中。聞師病狀。馳使慰問。命二醫侍焉。四月二十四日。書辭世。偈曰。好不唧啣。八十五年。翻身一擲。捧殺青天。書二紙。分與福聚。與自得。二十五日。使興梁溪詣太宰府。廟謝現世護法神恩。午時聚衆遺誠。音吐不異於常。子時泊然而寂。茶毘。舍利十餘顆。光彩灼然。葬儀之間。紫雲東出。蓋之。及儀畢。乃西滅。侯賻白銀二十錠。次日使來贈香華資銀十錠。其禮遇之厚如此。

松蔭寺遂翁和尚傳

師野州人也。舊名慧牧。後改元慮。性嗜酒。卓犖不羈。年三十餘。始見鵝林。林見其志氣不凡。痛下鉗鏈。師參禪室。必於深夜。人無見其蹤跡者。在鵝林門下。凡二十年。昂昂藏藏。陸沈衆中。庵居葦原西青嶋。去鵝林居三十餘里。非講日。未曾入鵝林之門。講了。亦即去。一日。林召師。侍者尋之。不得。或云。牧旣去。侍者追及之。告曰。和尚名。速來。師曰。和尚名。我不名。拂袖而去。平素不拘細行。忽略小事。不甚坐禪。不甚看經。居無定處。到處伸脚而臥。一醉以爲快。好碁與畫。優遊自得。其簡傲率。此類也。是以人莫得而測其深淺焉。

林赴桑名天祥請。師從之。歸時。於七里渡。遇石尤風之覆船。一船人皆沈溺。師心以爲身沈于海底。數百仞。忽若有人以手捧上焉。已浮于波間。釣舸見而拯之。以得不死。遂發病。到遠州高塚地藏院。過夏至。秋漸愈。鵝林年八十。輪下龍象輿。議設大應錄會。師爲副司。時林有疾。強起登座。一會七百衆。比及散筵。東嶺勸林以師爲嗣。住松蔭。林領之。嶺以告師。師許諾。嶺以偈賀之曰。南嶽三生藏老僧。黃梅七百衆。盧能傳衣事畢續芳燭。且喜松蔭留慧燈。師於此挂籍華園。自號醉翁院主。問其故。曰。我嗜酒。故號焉。院主曰。

不亦甚乎。易醉爲迷。如何。師曰。亦可。因更號遂翁。轉
版後。涉遊浪華。及臘月。歸松蔭。有偈云。明和九年六
月旦。微笑塔前攀舊規。臘月歸來住破院。空却業風
一任吹。師不欲與林同居。遁于廬原。索居三年。及林
疾革。歸侍于側。林遷化。師尋住焉。然不事事。放佚自
如。有來參叩者。卽曰。余何識。去。參東嶺。竟不出一言。
以示人。杜口者七年。然衲子隨者常七八十人。有乞
示誨者。則曰。參東嶺去。於是大休靈源。屢馳書。令師
起焉。師自若也。時大休自井山。靈源自天龍。東嶺自
龍潭。各來會。將勸師開法以修林之七年忌。師不獲

已而起。提唱參詳語要。合衆二百餘。是時師年方五
十八。爾來門庭成市。衲子百餘人。庵居東西。從茲應
接不怠。赴請他方。徒衆或三百或五百。到處成群。不
愧爲鵲林之嗣矣。丁林之十七年忌。設松源錄會。凡
八百餘衆。快岩東嶺峨山。并來助化。師拈香略曰。十
七年前胡亂去。到頭未免破沙盆。師謂衆云。快岩和
尚辱見臨此會。他是我老漢時最爲舊參。今夜宜舉
衆請小參。於此宿諱了。岩登座。謂大衆云。諸大德欲
山僧說什麼事麼。堂頭遂翁和尚日日行法施。使衆
厭飫。山僧孤貧。無可以供養大衆。雖然。已登此座。豈

容緘然而止乎。幸有一件事可以告報。因告以岩與大休初挂搭時事。師應遠州大通請。提唱人天眼目。凡七百餘衆。開筵偈曰。五宗各要到其源。尋派逐流吾不論。瞎却人天雙眼目。須酬佛祖大深恩。應清見請講碧巖錄。四百餘衆。偶讚岐竺源來謁。曰有開講偈。則吾和韻。曰無源因代作曰。雪上加霜勤巴子。錦上鋪花杲罵天。強被鷓鴣林知住處。含花鳥在碧巖前。呈正之。師曰佳甚。師又應沼津永明請。提唱五祖錄。偈曰。曾向破頭山下栽。青青千本勢崔嵬。清風十里起濤去。須出松關看一回。散筵後小疾。是夏峨山於

天澤提唱碧巖錄。師將力疾往。衆止之。師曰宗盟也。遂往。歸路中暑。六月歸院臥病。遂不起。凡說法十六年。寬政己酉十二月。侍者乞遺偈。師叱之。再乞。乃索筆書曰。欺瞞佛祖。七十三歲。末後一句。什麼什麼。喝閉目側臥而寂焉。師嘗示衆云。古人曰。寧失於緩。莫失於急。我則不然。寧失於急。莫失於緩。又曰。汝等莫委委。隨隨地。有者箇漢。如何如何。究將去。一夕二夕便徹了。又曰。諸方整整齊齊。威儀可則。我象目猿鼻。脚無毛。啜汁看經。彌左衛門。堪作什麼用。師令池大雅據雪竇頌。新製山水圖。大雅信手揮灑。遂林幽石。

帶雲環水。淡然靄然。森森乎。莽莽乎。風致極多。且隸書其上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峰青。而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又畫圍碁圖。題其上曰。聞說本因坊。圍碁天下強。皆言無敵手。佗日奈閻王。示豆州仙人云。爾師因琉球傳某來參。示以隻手。居三年。期滿將還鄉。見師涕泣曰。某遠凌鯨波。來此土。以求大法。所恨宿習未泯。無由發明。空歸故鄉。呈舊面皮。良可歎矣。師慰喻曰。汝且勿歎。第速去打坐。七日。僧去如教。經七日復來曰。某尚無所得。請師方便。師曰。汝復去坐。七日。必有透過分。僧去如教。經七

廿

日亦復來曰。某尚猶無所得。請師方便。師曰。古人得道於三七日之內。汝第去夏打坐七日。僧既坐念三七日。無些子得力。來請師啼泣歎息。師曰。我有者方便。汝夏去坐五日。僧復去如教。經五日亦復來。師曰。如何。僧曰如舊。師曰。汝怎麼地不能徹去。當急切究。將去三日。後未徹了。卽死去。其僧到此始拋身命下工夫。三日果透過隻手。來見師。師喜而印之。僧辭去。後通嗣法書。師嘗曰。少壯從我老漢。盡奪卻屋裡法財了者。東嶺一人而已。深徹法源者。大休一人而已。又曰。凡衲子之雖振臂橫行天下者。及入我老漢室。

內直得手忙脚亂。伎倆頓盡。何也。荆棘參天。蒺藜滿地。進不得。退不得。是故一向被攙旗奪鼓。將去。免胄而降。是無他。不獲已也。他家叢林。罔有者。荆棘。是以衲子振臂而過。其不能絆倒。一箇半箇亦宜矣。

龍澤寺東嶺和尚傳

師近江人。初參古月。有箇省處。後見鵝林。作侍者。數年間。盡參得室內事。積辛鍊苦修。遂致重疾。百藥無効。自謂我雖既究宗趣。如一旦溘死。何益乎法門哉。因著宗門無盡燈論一編。以呈鵝林。曰。此中若有可採。請以貽後。若其杜撰。速投火中。林一見便云。是可

以作後世點眼藥矣。師遂辭鵝林之京。掩關白河邊。唯病是養。死亦得矣。生亦得矣。任運自在。以消時日。一日自無心中。徹見鵝林平生受用底。從是病亦隨輕安。不堪歡喜。馳書報鵝林。林披閱之大喜。卽裁答曰。必速歸來。師因速束裝歸。從鵝林。林出法衣付之。曰。此金襴衣。我曾服之。四講碧岵錄矣。今以傳汝。宜令後世莫斷絕也。師頂戴受之。從是師資商論。建立宗旨。五位十重禁等。微細旨要。師實至矣。盡矣。以故當時鵝林衆中。有微細東嶺大器。遂翁之稱焉。鵝林晚年氣力漸衰。師力鞭勵學者。凡晚年從事者。其得

力多鹵莽。然峩山頑極諸子。往往與師之穿鑿。是以
瞥脫。鵠林遇京師等持請。時年八十四。老病殊甚。令
師代焉。師赴等持請。提唱人天眼目。合衆四百餘。大
振鵠林之宗風。會未畢。而林之訃至。待解制。速歸松
蔭。與遂翁俱行葬事焉。師嘗過夏江戶。至道庵。講虛
堂錄。到乾峰法身三種病。便曰。此一段。因緣實爲格
外。今日且置焉。聞峨山和尚解制後。來自永田。那時
當講爾。山至。師乃講之。大異於他日云。師於江戶東
北庵。講碧嵒錄。到第三則。舉揚曰。日面佛。月面佛。時
有柴田元養母氏。年六十餘。在坐下聽之。胸字爲之。

豁爾講後見師。呈所解。師大喜之。母氏臨終。誠其女
孫曰。汝雖幼艾。宜勉歸依佛乘。何也。我嘗聽東嶺和
尚舉日面佛。月面佛。一旦開悟。直到于今。胸中無復
一點塵滓。即今死去。安然如歸。其復何患哉。汝若不
歸依佛乘。非我女孫。記取言訖。泊然而化。

華嶽寺良哉和尚傳

師尾州人。初參日州古月和尚契悟。後之駿州謁鵠
林。林一見卽曰。文殊來也。居數年。深究玄奧。林許可
之。師有逸才。好作詩偈。林往往與之唱酬。後住參州
華嶽寺。偈曰。維長維短松千樹。或曲或斜竹一叢。不

許人來成境會。鳴鐘僧立夕陽中。又往日州。再謁古
月於骨清堂。月喜之。師呈偈曰。鐵錫不曾誤。再來參
陽人事字。良哉骨清堂。上捲簾坐。雨後青山雲霧開。
月和之。師應江州大圓院請。提唱大慧書。開題偈曰。
活捉錦囊獅子兒。虛空背上與人騎。大湖三萬頃。秋
水一碧渺漫月滿時。是時師始開法。闡衆四百餘。大
振鵝林之道。蓋鵝林之下。宗師亦多矣。而以師爲其
先鳴。爾後應三十餘所之請。終于圓山宗德寺。鵝林
嘗曰。我印良哉太早。是以彼今不濟事。若待三年然
後許之。則天下無奈彼何。侍僧曰。師何知其早而許。

之。林曰。吾當時只覺其人之難得而已。不覺其太早
也。嗚呼。許可也者。宗師家之所當慎。以鵝林之明。尚
且貽悔如此。况在他人乎。豈可不慎諸。

麟祥院峨山和尚傳

師與州人。拜三春光顯月仙和尚剃髮。年十六。始出
游方。直赴豐前謁萬壽虛靈和尚。入室參禪。九旬間。
得少省處。後見日之翠巖丹之大道等。參究經歲。凡
歷卽三十餘人。善知識。他皆不能奈師何。乃歸省月
仙於永田。仙亦許可之。云。汝莫復他往。只住此間。爾
時師自謂大事已了矣。且其間屢過鵝林之門。不效。

參見。一日自計。我見天下諸老和尚。曾無一箇指摘我者。所未見者。唯鶴林一人。不知他用處若何。因欲見鶴林。以告仙。仙曰。汝勿往而可矣。何必見鶴林。師從之。又住一年。會聞鶴林應江戶桃林。請講碧岫錄。乃思。惟我不見這老實非大丈夫。將決志而往。仙復止之。師不可。直往桃林。呈見解。林詬罵曰。汝何處惡知識。敢來放許多惡臭氣耶。輒打出之。師不少屈。遂被打出者三。師自念。我實有悟處。而彼故意推我。比及散筵。一夕在衣單下。思惟彼實爲天下大善知識。豈要浪打人麼。彼必有長處。於是入室。悔謝曰。作者

慈掉錯觸忤和尚。伏乞宥恕。願垂開示。林曰。汝後生家。擔一肚皮禪。過一生了。縱使口波波地。到生死岸頭。總不著力。若欲痛快。平生去須。聞我隻手聲。師拜謝出。從是始服事鶴林。時師年三十餘。歸告月仙。將往松蔭挂搭。仙亦復止之。師不可而去。參鶴林。凡四年。是時林年已八十餘。應接或怠。師因屢叩東嶺。林遷化後。復歸永田而住菴。後住天澤十年。設虛堂。錄會闡衆五百餘。東嶺遂翁往助化焉。時月仙示寂。永田爲之寂寥。師因退休。永田從學之徒。漸聚。愚溪。行應。卓洲輩。相踵至。後再於天澤設碧巖會。五百餘衆。

東嶺遂翁亦隨喜焉。又赴濃州清泰，請提唱碧巖錄。凡五百衆，應松蔭請，提唱槐安國語。示衆曰：我昔挂錫當山時，輪下龍象成群成隊，禪師沒後各旺化。一方歲月其逝，各自遷化去。何圖我不肖，今日登高廣座，舉揚宗乘，實可畏懼矣。當今鶴林宗風幾乎墜地，汝等諸人努力挽回，真風祖庭，秋勉可歎可悲。有偈曰：月上槐宮三五夜，修行供養若爲宗。夢中拈得梅檀木，分作二分供二翁。二翁謂白隱遂翁二師也。講了偈曰：韶石關臨濟喝，宗風滅卻滿林霜。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師好浴熱海，動經二三旬。

及晚年衆徒百餘員，常隨庵居。臘八後復浴熱海，時體違和也。翌年正月十四日化于熱海。春秋七十有一。師嘗示衆曰：余嘗行脚時，遍歷天涯海角，殆二十年矣。其間參見三十餘員，善知識。然他_レ以我機鋒之銳，不奈我何。末後撞著鶴林老漢，遂到三度被他打出。平生得力毫髮許，用不得。爾來服從者三四年矣。當是時，天下能打著我者，實鶴林老漢一人而已矣。我不貴他，道德尊大，不貴他，聲名洋溢于四海，不貴他，見處超過古今，不貴他，於古人節角，諸因緣，一一明了。一一見徹，不遺毫芒，不貴他，橫說豎說，獅子吼。

無畏。不貴他。三百五百乃至七八百徒衆圍繞。佛出世。但貴天下老和尚。不能奈我何。他獨能下惡手脚。令我三度喫棒。我進退維谷。我遂了畢大事。誠知此事極不容易。又曰。我從鵝林老漢。僅四年矣。以他老憊。入室時或不協。故就東嶺和尚扣之。又曰。五位兼中至以上。我就東嶺和尚質之。是時微。東嶺竟不能盡餘蘊。又曰。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此語莫作容易看。縱令透過。難透難解。參得三玄五位了。不能到者境界。他日必有分明見得透時節。記取。又曰。我住天澤十年。置胡床於天香閣。每夜坐

其上。自三更至四更。一睡便起。鐘司戛木屐上樓撞鐘。那時已洗面了。著威儀。詣佛前晨誦。每每如此。凡夙興抖擻精神。誦經罷。然後要提撕本參話頭。切忌空過光陰。而今雖老。勉焉不怠。何也。南禪師云。雖老不寧居逸體。師昔時在鵝林。參疎山壽塔話。艱辛刻苦。久之。一日忽然徹見。不覺手捧香爐起舞。後安居依松。因念我在鵝林。參見柏樹子賊機話。那時自思快徹。今而念之未穩在。於此單單體究。一夕寒飈俄起。林木嘈雜。山鳴谷響。忽然撞著柏樹子賊機。趨出菴外。疾走四五十步。始徹見關山肝膽心腸了。師始

五子... 卷之... 三

隨侍鵲林。後親灸東嶺。是以其峻機妙用。大有作家手段。接得愚溪行應。隱山卓洲。關堂五人云。

葦津和尚傳

師雲州人。久參鵲林。承嗣家風。然其嶮峻。十倍鵲林。居常接人。置白刃於坐右。人擬議。輒揮刃逐之。學者往往望崖而退。靈源來謁曰。丹後慧桃。特來請相見。侍者報之。師曰。是鵲林下。桃首座也。侍者延諸閣上。挑著威儀。升而相見。師纔見其面。卽曰。桃首座相見且止。我有一問。有大力鬼王。捉汝臂投入焦熱地獄。汝如何救得。挑擬議。師卽起。蹴下挑于閣下。挑茫然

不知所爲。著威儀之方丈。後架坐經七日。有省。趨登閣。呈見解。師曰。知者般事。便休。其機鋒峭峻。大槩如此。

鹿王院靈源和尚傳

師在鵲林年久。日夜孜孜參究。去鵲林二十餘里。而庵居焉。往來默默。叉手當胸。目不虛視。逢同火者。則低頭去耳。不復交一言。一日同火相聚云。桃兄似有者。見處不識他。淺深若何耳。一僧曰。且待我勘他。明日路邀問。桃兄疎山壽塔。因緣作麼生。師只低頭去。是以人莫知其涯際。師患臍癰百餘日。呻吟懊惱。聞

透過疎山壽塔。師朴實無文字。唯艱辛刻苦。以故其
得力。大超過于人云。後住丹後之全性。出世于天龍。
鬱乎作一方宗匠矣。師嘗將赴京。海門來見之於途
中。門進揖曰。鯁生提洲法嗣海門。師俄伸手示之曰。
我手何似佛手。門擬議。師一踏踏倒。

快岳和尚傳

師初參古月禪師。發明大事。時井山大休亦同參也。
二人相與謂云。我等二人。大事成辦。猶在于此。亦無
益。縱令一周天下。孰能勝我二人者乎。不若晦迹熊
野。聖胎長養。以過一生。畢爾乃決計。偕與辭古月去。

將抵浪華。投宿淀養源寺。明旦見且過壁上。題清淨
行者不入涅槃頌云。閒蟻爭拽蜻蜒翼。新燕並休楊
柳枝。蠶婦攜籃多菜色。村童偷笋過疎籬。二人讀了
懵然莫喻。以爲大似波斯說謔語。因怪問之。是何人
作。一僧云。東來雲衲相傳云。是駿州白隱和尚頌也。
於此二人相與議曰。白隱果何人。我等既大事成辦。
而不能解者。老漢說話。顧者老漢必有道理。若不見
此老。佗日必有悔矣。不如且見白隱去。後入熊野。未
晚也。於是轉脚東行。直造鵝林相見。請入室。林許之。
師使休先入。休進纔挨揆。卽出來。師曰。汝未入室耶。

休曰。止。止。者老漢非我輩所跋及也。汝只去。師入來。呈見解。林有所抑揚。因與往復言論。師理詞遂窮。被林折倒了。憐憐趨出。謂休曰。我不及也。於是二人偕與拗折拄杖。乞挂搭焉。且相誓曰。我等二人。苟非大事了畢。不去此。師曾謂人曰。航與我利鈍懸殊。航纔交鋒。已知負墮。如我則至弓折矢盡。始被他擒獲。其夜雲山和尚到。雲山亦古月下尊宿。鵠林延之茶話。林曰。此間有新到二人。自日州來。因召二人曰。客是雲山和尚也。汝等始到此間。未知門限高低。我與和尚道話。汝等須待坐傍聽。必有一益焉。因共雲山提

撥綱要。商確古今。徹曉而止。二人聞所未聞。感極而泣。既退。相謂云。不意佛法有如是事也。師南泉斬貓圖。贊曰。提起貓兒。撥兩堂。炎天六月。勢飛霜。一刀斬却。三三九。日到西峯。影漸長。嘗以視東嶺。嶺極稱之。師時年八十云。

寶福寺大休和尚傳

師者。山城國愛宕郡北巖倉村。產也。比五歲。諸宗師欲得之。屢乞其父母。皆不聽。師自言。我來歲投禪門出家。六歲。以郡之木野村正福庵竺傳應公之求。爲其驅烏。應公安名慧昉。里人欽師前言之符。嘆曰。黃

日兒不食言。戴白老應有愧焉。十歲不待誘導。自好誦經禮佛。十六歲聞應公與人言。父母未生前等。心常懷疑。每得閑暇。只管打坐。眾人乞應公以欲拜象海湛公於東福。應公喜而許之。乃攜往使謁。爾來師常自往。問工夫之要。其途中只管守鼻頭。未曾見長安繁華。誤撞着車馬。爲馭奴所叱者數次。十八歲會東福和尚。嘆僧堂久閉關。令湛象海勉復古。茲冬重開單容。廣衆乃往挂搭。卽充海師侍藥。一日師欲捨茶藥。萍往通天橋上。茫然不記前後者數刻。時紅楓曬錦。亦未歷其眼。其工夫純一。率如此。人稱曰夢中

侍者。二十三歲與雄首座同往日州。見古月和尙呈所見。月曰。子見處果然在門外。若到生死岸頭。無毫分用處。請着精彩。自有打成一片時節。乃舉趙州十二時歌參之。明年夏在于雲堂侍者寮。將攜茶瓶赴庫院。忽心頭似鐵。覺足如步虛空。時復佇立。清風颯入懷。方其行。撞着露柱。忽然有省。便入室告月師曰。胸中礙壅物。今日方通脫了。月只微笑而已。二十七歲。是秋將與徹禪客之南紀熊野。得閑處快談消日。時聞駿之白隱和尚。頌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墮地獄。日間蟻爭引。蜻蜒翼。新燕竝休。楊柳枝。

山婦攜籃多菜色。村童偷簞折疎籬。少怪之。及其微相言。欲勸他去。遂之駿。與隱相見。師知其波瀾浩大。心先驚動。乞挂搭。不許。初且庵居。其隣里。後稍稍近之。數乞入室。一朝爲他所逼。投扣頭懺悔。乃取行卷記。從前所參得一句一語者。火之。明年隱知師爲鐵漢補侍者職。一日。隱訪雲山老。話次。山謂隱云。碧巖百則中。頌孰最殊絕。隱云。以南泉一株花。頌爲殊絕。山然之。師陪侍聞之。苦思深省。惜焉不能知。自以爲我參禪日久。而尚未能辨。這般親疎優劣。何以爲人哉。旣臨歸途。欲通所解而難之。乃尾隨隱。後進捉其

杖者。二三次。隱知時機旣熟。故意拂之而行。師熱憤至切。踞人家半牀。於路傍。瞑思者頃刻。忽然有省。開眼見隱。旣失所在。卽走歸于寺。呈所見。隱證之。師於是乃知凡百言句。皆有親疎之分。三十歲歸省。應公於是井山。依應公屢言。欲令師住報恩。師亦欲由以扶應公。衰老。遂從之。一夕夜坐至更深。聞村犬吠。豁然大悟。從前智見頓脫。歡喜之餘。其翌往見井山。未及發一語。山便曰。來汝。吾初以子爲北溟物。待其自化者。有年于茲。時哉。吾不隱乎。爾正法眼藏。今身與汝了矣。師唯默默。消三拜。已。師以孝聞。道俗見其行

可則因自悔前非者頗多。師之事應公也。夙興夜寐。春炊調和。皆自辨之。而無有少倦色。四十一歲。是春井山逸堂師開楞嚴會。接衆三百餘員。師爲侍衣。講畢。堂託後事於法弟顓鰲山。送衆分散於門外。乃不回踵退席。直往連島居于德聚庵。於是顓公教師坐主位。列法眷及末派於席下。乃達天澤和尚命。又令師東上轉位於東福第一座。字曰大休。旣而攀例通聲於一條准三后前關白殿下。謁台顏。受厚遇。夏歸于井山。行住山式。師有法語。其山門云。大道無門。千差有路。只是易見難入。諸人如何入得。其佛殿云。巍

巍堂堂萬德尊。古往今來迴避無處。卽今爲甚不見頂相。土地堂舉一會乎。指云。一會乎。不會乎。會取宜。應鎮禪壇。不會尙須護禪壇。祖師堂云。一二三四五。結果自然成。咦。庵內人因甚。不知庵外事。登座云。一超超過如來地。叱座下獅子兒。當面莫蹉過。次祝香不嗣法云者。箇爛柴片。秘在袖裡多年。今日被探尋。不免漏泄些子香氣。恭奉爲前住當山天澤西庵老師。用酬法乳恩。粉骨碎身何足奉。無邊德澤剎塵塵。首楞嚴定世希有。瞻之仰之億萬春。索話願視大衆。一拂云。恁麼會取十萬八千。總不恁麼守株待兔。大衆如何轉身去。試出

來商畧看。有麼。問答畢卓柱記得三聖示衆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爲人。五祖演拈云。二古德。一人文章浩渺。一人武藝全施。諸衲子試辨別看。若辨不得。看取後件。參。虎頭燕領。烏嘴魚腮。盡向者裡納款。且道者裡是什麼所在。不許胡喝亂棒。便下座。從此雲衲四集。應請諸方者。不可勝數。六十歲。是歲三月。師有疾。遂付傳戒相。承信衣及其的的祖系。於雪大雲。蓋以知死稍近也。五月。師疾彌病。國醫皆投匙而嘆。師獨安然待緣。盡六月三日將午。舊參諸士辨天眼。慈浙潮機。凌雲壽。

無敵猛睦說大雲。昌古巖安絕崖門。行應薰梅溪旺。東明及山中諸尊老。並在床側。時有傍僧乞末後句。師振威作悅懌色。微笑開眼示之。乃湛然而坐化。世壽六十。法臘五十五。嗣法者十有一人。

天倫寺圓桂和尚傳

師初事鵝林。深得宗旨。其應機接物。循循善誘。是以松江士大夫皆仰之。比之於葦津之平生。怒罵呵咄。動罵辱士大夫。迥殊矣。妙喜曰。余嘗問二師。風采於雲州某僧。某曰。雲人之貴。圓桂和尚也。到今不衰焉。而呼葦津。但以二字。圓桂之上。足頓上座。亦參鵝林。

得旨。住作州本源。號神宗。早歲而化。卽鵠林下三頓之一也。三頓者。神宗及讚岐頓九峰。其一則吾忘之矣。

勝光寺環溪和尚傳

師參鵠林了大事。後住勝光。講碧岫錄。一會百餘人。示衆曰。黃蘗。噉酒糟漢話。今時叢林。棄如土。我鵠林老漢云。黃蘗。噉酒糟漢話。須若自己。口唱出。始見黃蘗。肝膽心腸。吾以爲不。實見黃蘗。肝膽心腸。亦與鵠林老漢相見。諸子勉旃。師在鵠林日。曾作侍者。一日從容問曰。師行脚時。覺有奇怪乎。否。林曰。昔者我庵

居濃陽。一日登山。經行有一盤石。大可坐十餘人。余試座其上。田父遙見之。大呼云。其石有神。觸則必祟焉。余聞之。卽下。盤桓于林間。晚歸。坐于草庵。比及二更。忽聽足音。蹶然。自山後躍出。庵前。其勢欲歷草庵。又大叫曰。鶴公。鶴公。聲震林木。余諦視之。有巨人立。帶而上。出屋上。不可坐見。只睹其下半身。而脚之大如臼。師問怪遂如何。林曰。是日我太疲。不覺撞眠。覺後開眼。香煙已斷。怪物亦沒矣。

廣嚴寺悟庵和尚傳

師者古月下尊宿也。晚依鵠林。以二師年齒略齊。尤

相親狎。凡林之法幢。師必輔焉。林應龍潭。請師亦在于輪下。夜話。焚木屑薰。逐聚蚊。達曉不倦焉。林曾講五祖錄。一日講間。忽云。我今日勞倦甚。請悟庵和尚代以終講。便下座。師乃代登座。林在側聽之。至其失旨處。則云。悟庵汝過矣。師思之良久。乃改講。林曰。是。是。後師於廣嚴設五祖錄會。林亦隨喜云。

自性寺提洲和尚傳

師伯州人。天資穎敏。學綜內外。外典唯於易未通。因欲之。江戶。就儒者質之。路歷鵠林之門。以爲他亦天下大宗匠。因入見之。林曰。汝者回何處去。師曰。江戶。

曰。何爲。曰。某讀外典。未曉易理。將就儒講習之。林曰。易之爲理也。苟無見性之力。則不能解也。汝盍且留此間。以圖見性。汝若見性。我爲汝講易。師曰。唯命於此。挂搭。孜孜參究。果了見性大事。遂服侍之。十餘年。編成荊叢毒藥。後住豐前自性寺。大開爐鞴。鍛鍊後學。勅令太嚴。凡接衆。唯以兜率三關。未幾戡化。愚溪行應海門。芝山。松山輩。皆受師鉗鎚矣。然出其門者。唯以三關爲極。則其他細大法門。悉皆棄擲不顧。云四大分離。透過者箇。一生參學事畢矣。縱使天下老和尚是非我。我總不願焉。一向死守。四大分離去妙。

喜曰。余甚怪之。豈以提洲有者般醜態乎。他是服事
鵠林有年。且爲毒藥編者。想詳悉鵠林室內事必矣。
豈擔一枚死棺材。枯立林下者乎。然示學徒以三關
者。蓋他接初機。一方便門耳。古人謂之參涅槃堂裡
禪。奈何他早逝。其徒早離師。是以不能窺探他屋裡
秘訣耳。昔者堯率悅公受真淨之印。潛遁湖湘。偶就
清素扣末後大事。素云。文之示汝者。皆正知見。但汝
離師太早。故不能盡其妙。我冷汝得自由。後數日許
之悅。是時始徹了。末後大事。是以知參禪極非一朝
一夕之事也。後來出世堯率。立三關。接方來。張無盡

頌之。良可貴矣。然則三關豈果足見堯率者乎。余故
云。提洲以三關接人。纔示初機之一方便門耳。不見
虛堂和尚云乎。古德教人參禪。先要參取涅槃堂裡
禪。其間傳佛心宗。續佛慧命。且置之一邊。何故。蓋涅
槃乃死生切要之地。眼光欲落未落。火風欲散未散。
如刀割肉。似箭攢心。那時要得用萬一。余以爲提洲
之意。蓋亦與此同。然出其門者。但以涅槃堂裡禪爲
至極。而傳佛心宗。續佛慧命。則束之高閣。良可笑噫。
此豈提洲之本意乎哉。豈提洲之本意乎哉。學者察
諸。

常榮寺天猷和尚傳

師初參古月。受他印記。後聞鵠林之法道盛。遂往而服從者有年。明得其要旨。後住周之常榮。盛倡鵠林之道。衲子蟻聚。時長侯聞師之道譽。甚渴仰之。使師移于長之大聖。師不獲已。就命。因兼帶常榮大聖。往來住持。自隔七十里。涅槃會示眾曰。長之南。防之北。七里雲山。行路難看。充一國黃金佛。長夜月明。大涅槃。出世東福。屬聖一國師。五百年忌結制。提唱聖一錄。併臨濟錄。一千七百眾。遠忌拈香曰。徑塢一燈輝。九天無端滅却。瞎驢邊。又看東海扶桑國。慧日高懸。

五百年復歸常榮。師持律太嚴。終于常榮。

龍谷寺滄海和尚傳

師參鵠林有省。亡何之日。州住山。因結制。雲衲百餘人。提唱臨濟錄。散筵之後。赴駿州。再謁鵠林。林問。汝曾在此間麼。師曰。曩者蒙和尚慈蔭。直到于今日。林曰。汝住山得掃除之人麼。師曰。某不肖。客冬逼于百餘眾之請。提唱臨濟錄。言未了。林起拈竹篋。瞋目大呵曰。汝黃口小兒。開幾許大口。且臨濟錄豈合容易提唱。汝更開口。我打殺汝去。其怒氣太盛。師只叩頭謝罪耳。又留三年。後退休于播之龍谷。衲子輻湊。師

嘗謂頑極云。鵠林有無字業識性之事。我未之穿鑿。頑極怒曰。汝老老大大。猶作者去就。要識業識性。驢年去。師休去。

海福寺斯經和尚傳

師久參鵠林。後住海福。不好出世。闢八幡圓福寺。居之。得片岡達磨古像。乃建達磨堂。結一字。其側靜坐冥思焉。衲子從者十餘人。竟成叢社。因名江湖道場。自著清規曰。是山莫定住持。宜請關山派下名德之師爲住持。但力行叢規。莫近塵俗。云云。

月桂寺大同和尚傳

師天然俊利。夙志此道。參鵠林有年。一日猛着精彩。忽然透脫。趨入室。林見其面曰。汝已得矣。嘗參究五位兼中。至兼中到。不奈何。數日困苦。一旦俄然徹證。便急見林。林曰。汝已至矣。後住月桂。未幾而逝矣。提洲遷化後。愚溪失門蹊。乃見師。問曰。而今天下何人可爲我師。麼。師曰。關東有箇峨山。與我同參。汝往彼去。莫往別處。愚溪之從峨山。實由師指揮云。

龍翔寺層巖和尚傳

師依止鵠林日久。後將住信州龍翔。因辭林。林自寫達磨肖照以餞焉。且贊曰。痛風爾茂安天滿以者越。

屋路加信濃乃雪國邊。又畫自頂相與之贊云。山下有流水。滾滾無盡時。工夫若如此。見性豈其遲。此頌往年林行脚時。宿播州山寺。俯見澗流。有感而作者云。

大梵寺頑極和尚傳

師初在于鵠林。行業純粹。參究累年。每與東嶺峨山相切磋。是以其所得極縝密。後住播之大梵。單丁者二十年。晚年衲子相聚。遂成叢席。未幾而化矣。師嘗謂衆曰。白隱行業無足取者。然到其修行地之穩密。求諸古人亦未易得也。爾曹宜以魯男子學柳下惠。

之法學之。又曰。如白隱。古人亦希矣。我曾閱傳燈錄。雖西天二十八祖。豈一一咸如白隱哉。其間自有出入而已。又曰。欲識鵠林門風。須先於息耕錄開筵普說。無絲毫滯礙。正明得他屋裡大事。又曰。鵠林實爲傑出宗匠。他以五百年間出之君子自任。實非欺負矣。

長堂和尚傳

師參古月。發明無字。爾時鵠林法道鼎盛。衲子爭先赴之。師亦欲去與之試一場法戰。因辭。月曰。汝且勿往。師不可。月曰。汝必恁麼。我當作紹介。乃以書與。

師師帶之去。謁鵠林。時值林入浴。師直進見之。呈見解。林曰。汝與麼。可謂不虛到此間。且休去。師那時自謂。他肯我。林出浴室。師著威儀入相見。併呈月令書。林開緘讀之。至曰者。小生非無見處。只是小量漢。請師方便接他。便罵詈曰。汝小根劣機。若作大事了畢。堪作什麼用。師被奪其所見。直下發狂。爾後竟不復矣。鵠林居恒嘆曰。我平生接人極多。中間只誤筑後長堂及某二人矣。後師歸筑後住院。構小僧堂。獨自行叢規。每臘八。携雛僧併猫兒入僧堂而坐。猫兒走出捉之。警策曰。汝何不從我山中規矩乎。打殺猫兒。

不知其數。然操履綿密。以壽終于所居云。

圓覺寺劫運和尚傳

師嘗參洞下大梅老漢。頗有得處。鵠林行脚時。曾相識。寬保中。師特訪林。林因把數段。因緣相徵詰。他無少凝滯。林因有偈曰。奪命神符法窟牙。乾坤失色碎天關。半生清苦親參決。長作信陽九虎關。

龍雲寺愚庵和尚傳

師初名祖竹。後更義龍。字愚庵。丹波國天田郡一尾村產也。八歲就龍雲陶外和尚。剃染。十七歲參見同州法常寺大道和尚。知有此事。此時日州古月和尚

法道方盛。師切慕之。一夜夢到大光寺。十九歲始到日州。見其境致如昨所夢。始見古月。提撕乾屎橛話。到三年未得悟入。胸中如錐刺。有所省悟。月領其證。更懇示以悟後長養。且末後一著子。因授拂子。後參翠岳。月法與拙堂東嶺梁溪結伴。刻苦。月嘗謂諸子曰。如竹首座。誠為後學模範。因使首眾。一夜夢白龍。因改名焉。侍古月殆二十年而薨。歸住龍雲院。小僅容十餘人。法器不備。而規繩嚴然。常曰。三人以上可稱叢林。付與寺事于法弟。別結草庵居焉。修虛空求聞持法一百座。初日所供。樞子自然爆裂。又以瓶中

樞樹二枝。誓曰。吾願不虛。樞必不枯。修法了。挿栽閑地。遂生長繁茂。後參見白隱和尚。白隱謂侍者曰。余之得愚庵。猶獲棟梁材也。既歸寺。則拙堂東嶺遂翁。葦津靈源諸老。屢來訪。勸發接眾。師堅拒不可。後不得已開法筵。講五祖錄。接得雲衲二百餘人。五十八歲再往參白隱。隱自畫杖加贊辭。以付與師。師辭而不受。翌年隱為書寄贈。今在龍雲。師一住三十年。不事修造。不貯財器。不倦應接。不露喜怒。年每六十。不著襪。不開爐。專甘枯淡。護常住。七十一歲補住梅林。金剛兩利。設大戒會。戒徒五百餘人。眾畫師肖照。乞

贊乃書曰。這村僧元勃罕。柴門戶門不關。潤色物無
涓滴。接應人縱。輒頑去留。較絕憎愛。舉措任他。譽訕
混紅塵。秋月淨。拈白拂。暮雲間。七十七一場戲。曲終
焉猶未還。七十九歲。梅林檀徒創立。一枝軒。邀師師
移之。八十歲。元旦有偈曰。八十年間一日程。移居換
處幾村城。春風不入老僧戶。白雪滿頭拂。又生其歲
十一月。示微恙。三日怡然化去。津送于梅林。築塔。龍
雲及梅林金剛云。

長德寺龍派和尚傳

師諱禪珠。字龍派。自號寒松。寒松翁載在相摸州田
于武藏全圖

村人也。姓金子氏。少而敏慧。蚤志心宗。依州之鹿阜
三伯翁。剃染受具。從此侍翁。千聯句之座者。八周寒
暑。及長。以翁指南。入妙智室。晨參暮請。精勵勤苦。深
究直指之旨。後在利陽杏壇。螢雪繼晷者有年。天正
庚寅。北條氏滅後。嗣翁法。中興大智之古禪刹。未幾
應德川內府之命。兼董野州學庠之席者三十餘年。
將軍秀忠公。賜朱印。以若干石。永爲大智寺祿。又許
獨禮席。受公帖。領建長寺。入寺開堂。西來初祖。忌拈
香曰。三百餘年古道場。住山愧我不承當。現成面目
西來意。嫩桂吹香風。露涼。晚年以老歸養。于芝阜本

寺。師博聞強記。尤覃不意易理。例獻年筮於右其自贊肖像曰。爍迦羅眼絕塵沙。撚斷吟髭又白些。幻化空身何所似。春風吹露趙昌花。寬永十三丙子四月二十日。集衆入室。把筆書曰。八十八年。呵雨罵風乾坤獨步。草鞋踏破珍重。投筆安詳而化。嗣法者不詳。著寒松稿十卷。

東光寺天涯和尚傳

師參見鵲林。後住甲州府中東光寺。維摩經開講。偈曰。超越龍華三會春。庵羅園裡毒花新。淨名把釀生酥味。瞑眩沉空滯寂人。悼白隱和尚曰。五百年間間

出師。回光慧日照坤維。意生石壁元無碍。碧落昭昭不磨碑。

天澤菴隱山和尚傳

師諱惟琰。字隱山。越前大野郡伊野原人。杉本氏家。世爲白山神祠祝人。先世實出自泰澄大師云。師年九歲。濃州興德寺禪規進香。白山群兒方捕魚於小溪。師獨在傍凝睇。規異之。夜宿其家。勸父母使出家。父母曰。此兒素非風塵中之物也。遂以屬規。規携歸山。令從老山和尚。是歲十月五日。落髮受戒。從老山八年。常守師訓。無有忤逆。深爲老山所愛。年十六。嘗

自念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安得悠悠。虛度歲月乎。是時越前瑞昌寺萬國和尚。盛唱正眼國師宗旨。師乃往從焉。歷三年無所得。年十九。聞武州永田月船和尚方住三春高乾院。門風最粹。往請受教。寺中掌事者曰。今制來集。衲子甚衆。是以其後至者皆辭之。勿得挂搭。且子年未滿二十。參禪未爲晚。不如且從他師學文字。師不聽。固請七日。涕泣至流血。掌事者見其至誠無他。以告。月船乃延見曰。吾門苦雲衲來集甚衆。是以謝新至者。勿得挂搭。惟汝固請不已。願欲何爲。師曰。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故耳。月船曰。我

這裡無生大。無死大。復何迅速之有。師曰。唯無生死。是小子從來懷疑處。乞師幸賜哀憫。月船曰。汝後生雛僧。果有意修禪。去參堂可也。於是晨參暮請。無有懈怠。二十一歲。初入制接心。微覺有所得。入室將呈所見。月船見其狀貌異常。便言不問有言。不問無言。試道將來。師擬開口。月船曰。果然墮在情識裡。言畢。遽打一竹篋。師恍然歸堂。日夜涕泣而已。衆皆以爲狂。一夕定中。忽然見得無生大。無死大。急入呈所見。月船曰。是則是矣。顧暫時岐路耳。勿得以爲足。轉進不已。他日自有生涯矣。自是古人機緣言句。或頌或

拈。或評以進。月船輒熟視。置之左右。一無所可否。師以爲佛語祖語。莫不通明。二十六歲。是春與儕輩相伴。徧參都下及關西諸大老。入室問決宗旨。老師皆愛撫。莫復施毒螫。師遂以爲盡扶桑國裡。無復明眼宗師。欲還參月船。取道濃州。過見老山。先是老山在興德。命鐵崖伊公繼席。別葺梅泉遺趾。自居者十四年。又使鳳嶺。健公主梅泉。更構小庵。其傍閑居自養。已而伊公沒。健公亦因事出院。老山因使師住梅泉。是歲秋。轉位妙心第一座。梅泉舊無檀越。又無莊田。師守枯淡十許年。偶有禪客來見。曰。方今永田第二。

世栽山和尚。盛唱鷓鴣林宗旨。實天下第一慧眼也。師聞之。卽日腰包上途。已入都會。峨山在天澤山結制。講碧巖集。緇徒侍講者六百餘人。師初入見。峨山展手曰。因甚道。手師未及答。峨山又展脚曰。因甚道。脚師擬開口。峨山拍手大笑。師唯茫然而退。明日又入室。峨山曰。今之修禪者。皆容易過去。古人難透諸訛。因緣曾不下著實工夫。或頌或拈。着語下語。皆任口亂道去。所以住山後多失道心。直饒無事過去。初不能爲一箇半箇之師。真可憫也。汝果要修禪。從前參得底。悟得底。盡放却去。單單究明。更看得乾峰和尚。

道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是什麼道理則可耳蓋峨
山所示一一中師病處師於是涕泣而退入於麟祥
侯廟刻苦精究除非二時粥飯不復出廟者數日一
旦忽然撞着乾峰醜面皮疾走入室呈所見峨山大
悅自是日日入室請訛因緣一一參詳盡得蘊奧時
師年三十九矣是歲九月辭峨山還梅泉四十一歲
二月復至永田初入室峨山曰巖頭道大小德山未
會末後句在汝試道將一句來師下一轉語峨山曰
未在更須子細去師又下數十語峨山皆不以爲然
已而師又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峨山大怒罵曰這瞎禿奴恁麼見解堪作什麼用拈
竹篋打數下氣息將絕師以爲我道得諦當云何惡
發至此意深懷憤懣疑團不釋五月復還梅泉是秋
峨山應聘入濃州清泰寺又徙梅龍寺開講筵二十
餘日師前後從在左右頃之乍知竹篋下痛痒處便
曰大小巖頭德山和尚總敗闕了矣峨山悅謂師曰
須知佛法譬如大海益入益深豈得容易看過乎臨
別接筆書曰隱山座元研究功積不合撞着獨妙禪
師發明底大事學海波瀾一夜乾余不堪歡喜書以
爲證後又出入相從者七八夏寬政五年峨山應聘

入駿州蓮光寺。師亦從焉。於是江湖雲衲候師不在。謀就梅泉舉勝會。請官構僧堂及諸寮。師還見之大怒。舉拄杖盡趕出衆僧。仍留挂搭者七十餘人。師日夕鞭策誨勵。怒罵呵讓。於是衆皆勇進。至忘寢食。九年。師年四十七。是春。梅龍請師住持。固辭不可。不得已遂入居梅龍。講碧巖集。雲衲來會者三百人。是歲峨山寂至。秋。師亦命明峯座元董梅龍席。師則就東浦山堅相寺遺趾結草庵。優游自適。雲衲又踵之。蟻集。其移居東浦。有示衆偈曰。幾年孤鶴翹松頂。忽看片雲過別山。去住雖然無染著。遲遲引步碧溪間。驟

步評師此偈云。師蓋謂去父母邦之道。願絕壁斷崖。真不易攀。師住東浦八年。殿堂門廡以及鐘鼓。咸經一新。鬱成叢林。雲衲從居者。常不減五十餘人。已而師厭其煩。又命經岳座元繼席。師應聘結制於江州總見寺。既畢。悉散遣緇徒。從者唯五人。至播磨鹿谷山中。愛其幽寂。解包韜晦。爲終焉之計。衲子來集者猶二十餘人。居鹿谷三年。道俗皆歸德。與俱經始。殿堂將以爲演法地。先是金寶山瑞龍禪寺。經年荒廢。諸老相與議。馳使請師曰。瑞龍開祖入寂已來。宗風不振。門庭亦寂寥。吾曹不忍坐視。其就廢毀。師寧無

意乎。於是師又不獲已。許其請。文化三年丙寅春。將還入瑞龍。屬有病。仍留數日。京都人森見氏聞之。遣使邀請者三。五月師入京。養病於森見氏。九月歸澧州。卓錫於金寶山中。瑞徵庵。瑞徵後更名天澤。師始至。庵室如懸磬。上漏下濕。主伴無復容膝處。師日與衲子剔荒除蕨。勞劬百計。始得鼎新。復構僧堂及浴室。其門廡倉庫亦咸備。於是祖風大振。衲子從居者常七十餘人。五年戊辰夏。應西京嵯峨要行院請。講虛堂錄。大覺法親王數來聽講。是歲九月。詔賜紫。命住正法山。明年秋。又入京。修關山國師四百五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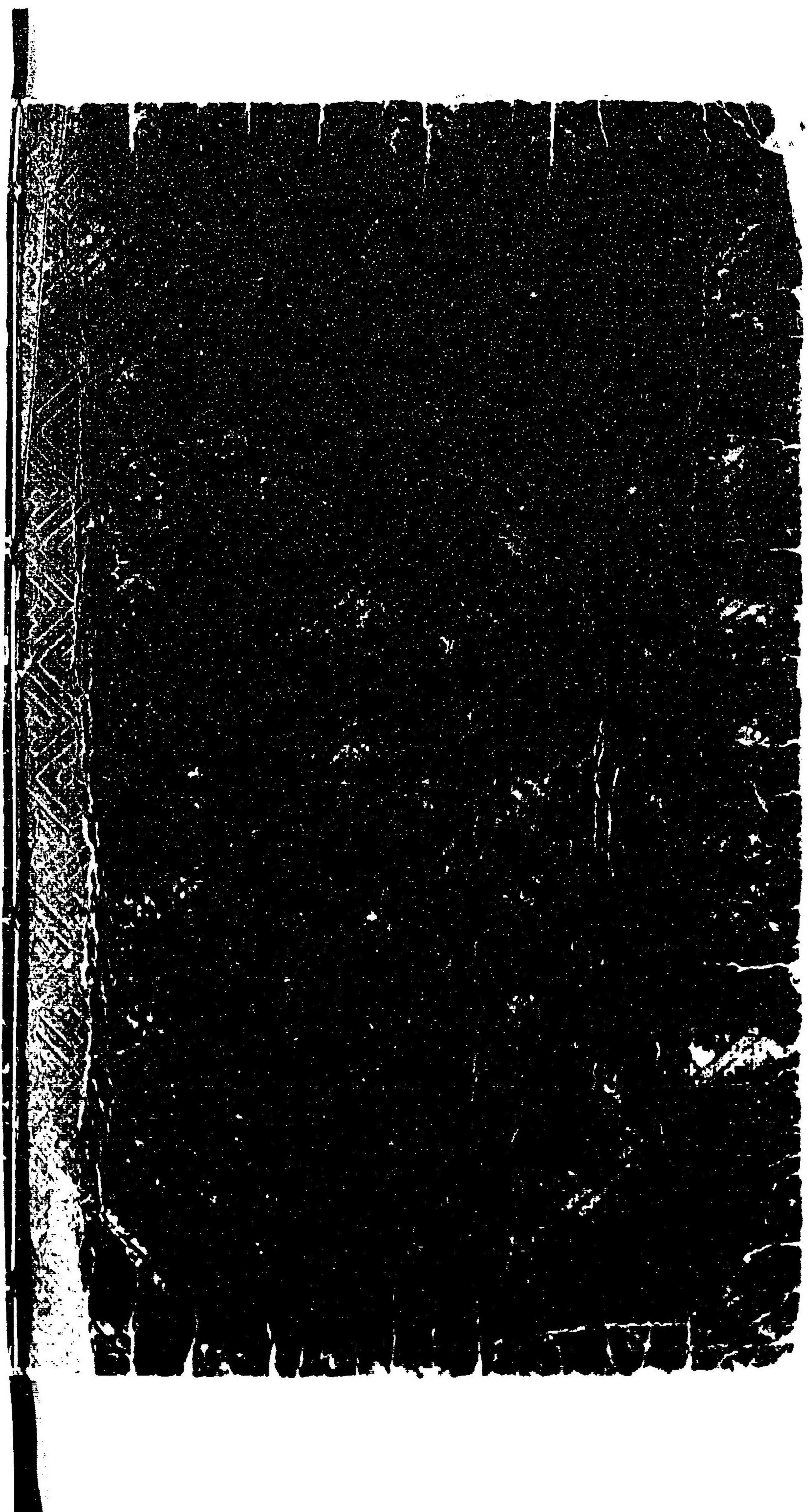
忌齋。十月詣闕謝恩。詔令復居瑞徵。八年六月。應興請。中興鶴棲院。命鳳川座元爲之主。四年十一月。罹微恙。二十九日。書遺偈。聚徒屬後事。蛻然示化。世壽六十四。法臘五十六。火浴于鶴棲西北之丘。至八月。特詔賜諡。正燈圓照禪師。嗣師正宗。盛化一方者。爲太元棠林雪關顧鑑等諸人。凡師所至。雲衲常滿堂。法規森嚴。其貽後世者最大云。

近世禪林僧寶傳卷之上終

漢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10
3
5

館書圖京東				
心	五	一	〇	一
冊	號	架	函	類門

019410-001-2

10-5

近世禪林僧宝伝

萩野 独園 / 著

M23.3

ABG-0112

